

痛飲從來別有腸

亭韻

——淺談蘇東坡的生活體認

詞的發展，到柳永、蘇軾邁入創作的第二期，作品特色是纏綿委曲的或奔放豪情的慢詞，兩家同樣重要，無分軒輊。概括地說，柳永是在形式方面使詞得到進一步的發展，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長調，柳永可說是第一個寫長調又多又好的人，奠定了長調詞的量與質；到了蘇軾，充分應用了長調運用自如的好處，在傷春惜別、室內身邊之外，寫出更深曲的情感，更濶大的境界，或登山臨水，望遠興懷，無意不可入，無事不可寫，近似當年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的老杜詩。

東坡詞的特點，在思想角度上，表現的是曠達的情操，反映的是開朗的性格，能夠完全把屬於他個人的一股真氣注入詞中，翻閱他的詞集，便可發現許多「我如何如何？」「老夫如何如何？」的字眼，處處說明他個人「內在要求的實質」與對「外在現實」所採取的原則和態度。例如：「明月幾時有，……我欲乘風歸去……」（水調歌頭）「明月如霜，……異時對，黃樓夜景，為余浩嘆。」（永遇樂）「白酒新開九醞，……莫道老夫不解狂，狂夫老更狂。」（十拍子）等等，充分地表達出他的理想和個性。

據統計，東坡詞共有五百餘首，內容包括詠事詠物、酬唱寄贈、慨嘆人生、戲謔諧趣、詠讚佳人、抒懷言志等，篇篇精采動人，傳為佳唱。本篇只試圖將像東坡這樣高亢的靈魂，在面對生命中的波折時，所表現的生活態度，作一番淺近的介紹，所引用的幾首詞，容或有不如「大江東去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之豪放者，但個人覺得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今人已感受到的苦難，古人已感受過，今人未感受到的，古人亦已嚐盡，文學本是撫慰人生最溫柔纖巧的母親，讀東坡的作品，既能慰我創傷，復能鼓舞向上的意志，使人神氣清朗，豪情萬種，蓋因東坡的喟嘆，實不與一般感傷之調同的緣故。「痛飲從來別有腸」飲罷，也讓我們找到心安的故鄉，來個無愁可解！

一、生平

蘇軾，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北宋仁宗景祐三年（西元一〇三六年）十二月十九日生。少時父洵遊學四方，母程夫人親授經史。嘗讀漢書范滂傳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喜好讀賈誼、陸賈之書。讀莊子，歎曰：「吾昔有見，口未能言，今見是書，得吾心矣。」年二十遊

成都，太守張方平以國士相待，並向歐陽修力薦蘇氏父子。嘉祐二年（西元一〇五七）與弟蘇轍同時中進士，皆在優等，時東坡二十二歲。主司歐陽修得其「刑賞中厚之至論」大為激賞，語梅聖俞曰：「讀軾文不覺汗出，快哉！老夫當避此人，放出一頭地。」遂與父洵弟轍以文名轟動京師，號稱「三蘇」。歷通判杭州，知密州、徐州、湖州，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言等彈劾東坡詩文，指其「譏切時事，愚弄朝廷」，因以下獄，幾至於死，賴各方伸援，神宗獨憐之，以黃州團練副使置。與田父、野老相從溪山間，築雪堂於東坡，自號「東坡居士」。旋移汝州。

哲宗立，復朝奉郎，知登州。累遷翰林學士，知杭州，大興水利，開鑿西湖，築蘇公堤。又還，除翰林學士承旨，出知穎州。移知揚州，時晁補之也通判揚州，軾於此作「潮州韓文公廟碑」。紹聖初，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，以「變亂成法」「譏訕先朝」得罪，謫知英州（今廣東省境內），六月行至當塗，朝命至，再貶寧遠軍節度使，惠州安置。又貶瓊州別駕，居昌化（今海南島儋縣），弟轍亦謫居雷州（今廣東海康），兄弟相遇於籐縣，同行至雷州，七月至昌化軍，時愛妾朝雲已逝，獨幼子蘇過隨從。初無居室，偃息檣榔林中

儂人運甓畚土助築桃榔菴。徽宗立，移廉州。更三大赦，復官朝奉郎，提舉成都玉局觀。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）正月度大庾嶺北歸，五月至金陵，再至金山，於今山寺中，見李龍眠爲他所繪之像，因自題詩云：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？黃州、惠州、儂州。」遂決意定居常州，是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，享年六十六歲。

東坡在詩、文、詞壇上均屬一流作家，嘗自謂：「作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止於所不可不止，雖嬉笑怒罵之辭，皆可書而誦之。」其體渾涵光芒，雄視百代。詩與黃庭堅合稱「蘇黃」，詞則別開風氣，爲天下所宗仰，與辛棄疾並稱「蘇辛」。此外，書法、繪畫亦名重一時。

二、詞裡情懷

前面說過，東坡的詞有強烈的自我遭遇與個性表現，且不但能盡己之情，也能盡人及一切事物之情。唯其如此，他的「鳥邊天外，未老身先退」「丹衷碎」「一萬里，斜陽正與長安對」句句寫實，「置我腸中冰炭，起坐不能平。」「看取雪堂坡下，老農夫淒切」字字真切，都是曠達語外的真情流露。讀東坡的詞，就彷彿面

對著他活生生的人，以一顆赤誠的心對著你，訴說他面對著千變萬化的複雜人世，所感覺到的艱辛與甘美。以下就他詞中的表現，來看他面對塵俗的生活體認。

1 東坡適情

首先，東坡是一個輕名利，而志在閒散的人。當初他進京赴試，名重一時，不足以說明他熱衷功名，只因爲萬般煩惱皆從識字起，許是覺得兄弟兩人「似二陸初來俱少年」又「有筆頭千字，胸中萬卷，致君堯舜，此事何難？」（沁園春）有才就應對爲國用，不僅獨善其身，要能兼善天下，從政的結果，證明他的政治長才和他的文章一樣，名垂千古，爲天下百姓所宗仰。然而，幾番風雨，使他覺得「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？身長健，但優游卒歲，且鬥尊前。」（同前）勞生有限，世路無窮，那堪似此區區長鮮歡？更何況「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。算來著甚乾忙，事皆前定。」（滿庭芳），名利對東坡就如浮雲般，所以後來他還希望自己的兒子愚且魯呢！不管人間世事好好壞壞，東坡總是懂得珍惜人生，「相逢一醉是前緣」（鵲橋仙），更能體會「人間有味是清歡」（浣溪沙），以致有瀟灑如「酒醒還醉還醒，一笑人間千古。」（漁父）尤其是了

悟「今古悠悠，浮幻人間世，這些百歲光陰幾日，三萬六千而已。醉鄉路穩不妨行，但人生要適情耳。」（哨徧）。

人生如何適情？且看深秋水邊雪地騎馬，煙中聞笛，東坡欣賞地描寫：「臨水縱橫回晚靄，歸來轉覺情懷動，梅笛煙中聞幾弄。秋陰重，西山雪淡雲凝凍。」「美酒誰與共，尊前舞雪狂歌送，腰跨金魚旛旆擁」（漁家傲），只是這些亦何用？「只堪妝點浮生夢」（同上）罷了！但這又何妨？「塵世難逢開口笑」「古往今來誰不老」，何不及時行樂「與客攜壺上翠微，菊花須插滿頭歸，牛山何必更沾夜？」（定風波）最後，他以「蝴蝶夢中家萬里，依然，老生愁來強自寬」「須著人間比夢間，蠟燭半籠金翡翠。更闌，繡被焚香獨自眠。」（南鄉子）來自寬自解，安然居處在似夢的人間，享於香烟繡繞，繡被獨自安眠的孤獨寧靜裡。

2 東坡多夢

一顆高亢、尊嚴、偉大的靈魂，面對人生的諸般不是，除了作狂語呼號外，也只能暗暗承受，「凭征鞍無語」（沁園春），點滴在心頭。然而，想起往事千端，又不免感到浮生若夢，人若夢中客。這對一肚皮不合時

宜，一輩子宦海浮沈，東飄西泊的東坡，更是刻骨銘心。「覺來幽夢無人說，此生飄蕩何時歇，家在西南，常作東南別。」（醉落魄）「分攜如昨，人生到處萍飄泊。偶然相聚還離索，多病多愁，須信從來錯。」（同調）「歸去來兮，吾歸何處？萬里家在岷峨，人生底事，往來如梭」（滿庭芳），真正是「三十三年，漂流江海」（同上），在人生道上勞苦奔波，所謂「天涯踏盡紅塵」，歷盡艱辛，依然一笑作溫存，悟道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」（臨江仙）「我是世間閒客此閒行」（南歌子），一再申明過客的體認。因此，凡事不必太執著，要能超越灑脫。

於是轉「此身如傳舍，何處是吾鄉」（臨江仙）的悲切，為通情達理的喟歎，「休言萬事轉頭空，未轉頭時是夢。」（西江月）「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。」（同調）「身外儼來都似夢，醉裏無何即是鄉」（十拍子），卻似欲說還休的辛稼軒，只道是「天涼好箇秋」！人生聚散，升沈閒事，別再思量，反正「夢中了醉中醒，只淵明，是前生，走徧人間依舊卻躬耕。」（江城子）淵明是對的，雖在夢中，其人自醒。而今「光景百年，看便一世」（無愁可解），無愁可解，「明月如霜，好風如水」（永遇樂），光風霽月的東坡還在

想：「古今如夢，何曾夢覺」（同上）呢！

3. 東坡多情

豪放瀟灑曠達之詞風由東坡始創，因此人們往往只見到東坡縱橫的才氣，而很少領悟東坡的深情，「我輩情鍾」（西江月）東坡早為鍾情之輩，且情多處，更深曲，更具靈性，但因為他善於化解與超脫，才使人只見其瀟灑，不見其情之滯膩，多情得讓人不自覺。而且在東坡的眼中，世上沒有不可愛的人，也沒有不可愛的物，「明月如霜，照見人如畫」（蝶戀花），在他心境的觀照下，萬事萬物自然感動他，騷人雅士也好，田野村夫也好，都能在他們身上找到一份趣味，正因為他多情，所以過境也生感，因為他聰慧，他最善於寬解。

放眼「東坡樂府」，直接以「多情」入詞的就有許多，但都濃而不膩，例如：「玉人家在鳳凰山：多情好事與君還：」（江城子）「無情流水多情客：」（泛金船）「多情多感仍多病：」（采桑子）「天豈無情，天亦解多情留客」（滿江紅）「雨暗初疑夜：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」（南歌子）「：明月多情來照戶。」（漁家傲）「料多情夢裡，端來見我，也參差是」（水龍吟）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」（念奴嬌）「年來自笑無

情，何事猶有多情遺思」（永遇樂）……等等。

總之，東坡是個主觀多情的人物，自他眼中看出的事物，自然也就多情，而「多情卻被無情惱」（蝶戀花），東坡乃真識得多情苦的人啊！所以他也不免太息道：「我亦多情，奈何」！

最後以一首「定風波」作為本篇的結束，因為從這裡，最可以看出千古風流人物的東坡，面對生活所持的態度。

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

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

一蓑煙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。

山頭斜照却相迎。
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。

也無風雨也無晴。